

第一章 中道之內容及其意義

第一節 中道之內容

（pp.5-9）

釋厚觀（2013. 10. 5）

壹、不苦不樂，以智為本的中道：八正道¹（pp.5-7）

（壹）不苦不樂的中道即八正道（pp.5-6）

一、「道」是人生進步、淨化以及完成的實踐（p.5）

佛法，是對於人生向上發展以至完成的一種實踐。眾生（以人為本，可稱為人生）無始以來，生死死生，生生不已的存在，是人生現實不過、迫切不過的根本問題，也唯是佛法才能徹底處理的問題。

佛法對於人生——生生不已的存在，開示它的真相，使我們從人生實相的正見中，知道我們應如何增進此人生、淨化此人生，超越一般的人生，達到更圓滿、更完成的地步。這一佛法的核心——人生進步、淨化以及完成的實踐，佛典裏稱之為道。

二、「中道」之根本義：八正道（pp.5-6）

釋尊在波羅奈的鹿野苑中，初為五比丘轉法輪，即提示以「中」為道的特質。如《轉法輪經》（巴利文本）說：

「在此諸欲中耽於欲樂者，乃下劣凡夫，為非聖無意義之事。雖然，以自身所求之苦為苦，亦為非聖無意義之事也。離此二邊之中道，方依於如來而能證悟，此即開眼、開知，至於寂靜、悟證、正覺、涅槃之道。比丘！於何名為依於如來所悟之中道？即此八支之聖道也。」²

佛在開宗明義的最初說法，標揭³此不苦不樂的中道；中道即八支聖道，這是中道的根本義。

¹ 八正道：（1）正見，（2）正思惟，（3）正語，（4）正業，（5）正命，（6）正精進，（7）正念，（8）正定。

² （1）參見巴利本 SN. 56. 11-12，vol. V, pp.421-422；《日譯南傳大藏經》《相應部》〈第 12 諦相應，第 2 轉法輪品〉，第 16 卷下，pp.339-340；《漢譯南傳大藏經》《相應部》（六），第 18 冊，pp.311-312；《銅鑠律》（小品）《日譯南傳大藏經》，第 3 卷，pp.18-19。

（2）《轉法輪經》，參見漢譯《雜阿含經》卷 15（379 經）《轉法輪經》（大正 2，103c-104a），但此處沒有與「離苦樂二邊」對應的文句。

（3）參見《中阿含經》卷 43（169 經）《拘樓瘦無諍經》：「莫求欲樂、極下賤業，為凡夫行；亦莫求自身苦行，至苦非聖行，無義相應者，因此故說。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涅槃者，此何因說？有聖道八支：正見，乃至正定，是謂為八。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，成眼成智，自在成定，趣智、趣覺、趣涅槃者，因此故說。」（大正 1，701c11-17）

（4）另參見《增壹阿含經》卷 10〈19 勸請品〉（第 2 經）（大正 2，593b24-c10）；《五分律》卷 15（大正 15，104b8-c24）。

³ 標揭：顯明。（《漢語大詞典》（四），p.1266）

〔貳〕抉擇正確的「中道」 (pp.6-7)

一、錯誤的中道：重情意 (p.6)

〔一〕一般人以為不縱欲、不苦行，即是「中」 (p.6)

這何以稱之為中？

有以為佛法之所謂中，是不流於極端的縱欲，也不流於過甚的苦行，在此苦樂之間求取折中的態度。

〔二〕印順法師的評論 (p.6)

1、總標：「縱我的樂行」與「克己的苦行」，都是「以情為本」的人生觀 (p.6)

但這是斷章取義，不能正解八正道的所以為中道。

要知道：一般人的生觀，即人生歷程的路向，不是縱我的樂行，就是克己的苦行。研考這二端的動機，都是建立於情意的，即是情本的生觀、情本的法門。

世人感覺偏於縱我的樂行不可通時，於是就轉向到專尚克己的苦行。人生的行為，都不過在這兩極端以及彼此移轉的過程中。

2、別釋 (p.6)

〔1〕縱我的樂行 (p.6)

不曉得縱我的樂行，如火上加油；私我的無限擴張，必然是社會沒法改善，自己沒法得到解脫。

〔2〕克己的苦行 (p.6)

或者見到此路不通，於是轉向苦行。不知苦行是以石壓草的辦法；苦行的折服情欲，是不能成功的。

叔本華⁴的悲觀，甚至以自殺為自我解脫的一法，即是以情意為本的結論。

二、正確究竟的中道：以智為本 (pp.6-7)

〔一〕佛法的特質：不苦不樂、以智為本的人生觀 (pp.6-7)

依釋尊，縱我的樂行和克己的苦行，二者都根源於情識的妄執。釋尊否定了二者，提供一種究竟徹底的中道行，這就是以智為本的新生觀。自我以及世間，唯有以智為前導，才可以改造人生，完成人生的理想。因此，不苦不樂的、智本的新生觀，是佛法唯一的特質。

⁴ 參見《中國大百科全書》（哲學Ⅱ），錦繡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3年，pp.815-816：叔本華，A. Arthur Schopenhauer（1788~1860）：

叔本華深受柏拉圖、康德和佛教的影響，企圖把三者的思想融合起來。他認為，康德所說的“物自體”就是意志，人受盲目的求生意志的支配，不斷追求，始終得不到滿足，因而產生苦惱和煩悶。解脫之道，一是佛教的涅槃，二是哲學和道德，三是藝術。因此，藝術在叔本華的哲學中佔有突出的地位。……他也非常重視悲劇，這是因為悲劇所寫的是人生的可怕方面。悲劇的目的不在於改變人生的不幸，而在於把人生的不幸揭示出來，使人認識到人生是一場惡夢，無可留戀，因而斷念（resignation）。斷念是對於生存意志的拒絕或否定。這反映了叔本華美學的悲觀主義傾向。（作者：蔣孔陽）

（二）以智為本的中道行，包括了初發心乃至究竟圓滿的一切過程（p.7）

佛說離此二邊向中道，中道即八正道。八正道的主導者，即是正見。一切身心的行為，都是以正見為眼目的——《阿含經》以正見為諸行的先導，⁵《般若經》以般若為萬行的先導。⁶

所以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，不是折中，而是從正見為本的實踐中，不落於情本的苦樂二邊。由此，佛法是以「以智化情」、「以智導行」為原則的。

以智為本的中道行，包括了最初發心乃至向上達到究竟圓滿的一切過程。

貳、正觀緣起，離於二邊之中道（pp.7-9）

（壹）不有不無之中道（pp.7-8）

正見為導的中道，即是從正見人生的實相中，增進、淨化此人生，以及解脫、完成。正見人生的實相，佛在處處經中，也即說之為中道或中法。

如《雜阿含經》（大正藏編號 262 經）說：

「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、若無。……迦旃延！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；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。」⁷

此是釋尊開示「正見」的教授，說明世人不依於有則依於無，佛離有無二邊而說中道法。然所謂離有離無的中道，不是折中於有無而說亦有亦無或半有半無的。釋迦所說者，為緣起法；依於緣起的正見，能得不落有無二邊的中道。

（貳）不一不異之中道（p.8）

釋迦所說中道，還有不一不異的中道，如《雜阿含》（297 經）說：「若見言**命即是身**，彼梵行者所無有；若復見言**命異身異**，⁸梵行者所無有。於此二邊，心所不隨，正向中

⁵ 《雜阿含經》卷 28（748 經）：「世尊告諸比丘：如日出前相，謂明相初光。如是比丘正盡苦邊，究竟苦邊前相者，所謂正見。彼正見者，能起正志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方便、正念、正定。」（大正 2，198 b6-9）

⁶ 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卷 11〈40 照明品〉：「譬如生盲人若百、若千、若百千，而無前導，不能趣道入城。憍尸迦！五波羅蜜亦如是，離般若波羅蜜，如盲無導不能趣道，不能得一切智。憍尸迦！若五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將導，是時五波羅蜜名為有眼，般若波羅蜜將導，得波羅蜜名字。」（大正 8，302b26-c3）

⁷ 《雜阿含經》卷 10（262 經）：

阿難語闍陀言：「我親從佛聞，教摩訶迦旃延言：世人顛倒，依於二邊，若有、若無。世人取諸境界，心便計著。迦旃延！若不受，不取，不住，不計於我，此苦生時生、滅時滅。迦旃延！於此不疑、不惑，不由於他而能自如，是名正見如來所說。所以者何？迦旃延！如實正觀世間集者，則不生世間無見；如實正觀世間滅，則不生世間有見。迦旃延！如來離於二邊，說於中道：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謂緣無明有行，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集。所謂此無故彼無，此滅故彼滅，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生老病死、憂悲惱苦滅。」尊者阿難說是法時，闍陀比丘遠塵、離垢，得法眼淨。（大正 2，66c25-67a9）

⁸ （1）印順法師，《如來藏之研究》，pp.42-43。：

釋尊為了破除神學及一般人的迷執，所以宣說「無我」。依釋尊的正觀，種種的「我」說，

道。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，謂緣生老死，……緣無明故有行。」⁹

〔叁〕不常不斷之中道（p.8）

還有不常不斷的中道¹⁰，如《雜阿含》（300經）說：「自作自覺（受），則墮常見；他作他覺，則墮斷見。義說、法說¹¹，離此二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。」¹²

不外乎「命異身異」，「命即是身」的二根本見。身是身心和合的自身，命是我的別名。「命異身異」，以為我與身心不同，我是身心以外的另一實體。身體死了，身外的我還是在存在的，流轉於生死中，這是常見。「命即是身」，以為我不離身心，身死而我也就沒有了，這是近於唯物論的，是斷見。

（2）參見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pp.84-85。

《大空經》所說，是否定「老死（等）是我」，「老死屬我」的邪見，與「命即是身」，「命異身異」的二邊邪見相同，而說十二緣起的中道正見。

命即是身——我即老死（以身為我）

命異身異——老死屬我（以身為我所）

命（jīva）是一般信仰的生命自體，也就是我（ātman）的別名。身是身體（肉體），這裡引申為生死流轉（十二支，也可約五陰，六處說）的身心綜合體。假如說：我即老死（生、有等），那是以身為自我——「命即是身」了。假如說：老死屬於我，那是以身為不是我——「命異身異」了。身是屬於我的，我所有的，所以命是我而身是我所（mama-kāra）。這一則經文，《相應部》「因緣相應」中，也是有的，但沒有《大空經》的名稱。那末，有部所誦的《雜阿含經》，特地稱之為《大空經》，到底意義何在？《瑜伽論》解說為：「一切無我，無有差別，總名為空，謂補特伽羅無我及法無我。補特伽羅無我者，謂離一切緣生行外，別有實我不可得故。法無我者，謂即一切緣生諸行，性非實我，是無常故。如是二種略攝為一，彼處說此名為大空」。依《瑜伽論》說：補特伽羅無我與法無我，總名為大空。補特伽羅無我，是「命異身異」的，身外的實我不可得。法無我是「命即是身」的，即身的實我不可得，這二種無我，也可說是二種空，所以總名為大空。所說的法無我，與「一切法空」說不同，只是法不是實我，還是「法有我無」說。不過，有的就解說「大空」為我法皆空了。

⁹ 《雜阿含經》卷12（297經）：

云何為大空法經？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緣生老死者，若有問言：彼誰老死？老死屬誰？彼則答言：我即老死；今老死屬我，老死是我所。言命即是身，或言命異身異，此則一義而說有種種。若見言命即是身，彼梵行者所無有；若復見言命異身異，梵行者所無有。於此二邊，心所不隨，正向中道，賢聖出世如實不顛倒正見，謂緣生老死。如是生、有、取、愛、受、觸、六入處、名色、識、行，緣無明故有行。

諸比丘！若無明離欲而生明，彼誰老死，老死屬誰者，老死則斷，則知斷其根本，如截多羅樹頭，於未來世成不生法。……。若比丘！無明離欲而生明，彼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，是名大空法經。（大正2，84c20-25）

¹⁰ 另參見《雜阿含經》卷34（961經）（大正2，245b）。

¹¹ 另參見印順法師，《以佛法研究佛法》，p.115：

「法說，義說」。法是如實知見的緣起支，義是緣起支的別別解說。與此相當的《相應部》（一二·一——二），雖作「法說、分別說」，然據四無礙解的法無礙解、義無礙解；及四依的依法不依人，依義不依語而說，法為聖道所現見的，義是所含內容的分別，是非常恰當的。法與義的這一對說，是重於開示解說的（教法）。

¹² 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卷12（300經）：

佛告婆羅門：自作自覺（受），則墮常見；他作他覺，則墮斷見。義說、法說，離此二

叁、「行的中道」與「理的中道」，兩者相依相待而不可缺（pp.8-9）

不一不異、不常不斷，與不有不無一樣，都是依於緣起而開顯的不落二邊的中道。正見緣起的中道，為釋迦本教的宗要。

不苦不樂是「行的中道」，不有不無等是「理的中道」¹³，這僅是相對的區分而已。

實則行的中道裡，以正見為先導，即包含有悟理的正見中道；唯有如此，才能不落苦樂兩邊的情本論。

同時，悟理即是正行的項目；正見緣起，貫徹自利利他的一切正行，兩者是相依相待而不可缺的。

依於正見緣起，能離斷常、有無等二邊的戲論，發為人生的實踐，自然是不落苦樂二邊的中道。

肆、空相應緣起的中道（p.9）

還有，釋尊的開示緣起，緣起的所以是中道，即不能忽略緣起的空相應性，這在經中多有說到。如《雜阿含》（293經）說：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。」¹⁴

邊，處於中道而說法，所謂此有故彼有，此起故彼起，緣無明行乃至純大苦聚集。無明滅則行滅，乃至純大苦聚滅。（大正2，85c10-15）
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佛法概論》，p.92：

印度舊有的「業」說，無論為傳統的一元論，新起的二元論，總是與「我」相結合的。或以業為自我所幻現的——自作，或以業為我以外的動作——他作，都相信由於業而創闢一新的環境——身心、世界，「我」即幽囚於其中。釋尊的正覺，即根本否定此我，所以非自作，非他作，即依中道的緣起，說明此生死的流轉。

¹³（1）參見印順法師，《空之探究》，第4章·第7節〈中道——中論與中觀〉，pp.256-257：中道，是佛法也是佛弟子遵循的唯一原則。一切行為，一切知見，最正確而又最恰當的，就是中道，中是不落於二邊——偏邪、極端的。以行來說：《拘樓瘦無諍經》說：耽著庸俗的欲樂是一邊，無義利的自苦行是一邊，「離此二邊，則有中道」，中道是八聖道。……

這一原則，應用於知見的，就是「處中說法」的緣起，緣起法不落二邊——一與異，斷與常，有與無的。正確而恰當的中道，不是折中，不是模稜兩可，更不是兩極端的調和，而是出離種種執見，息滅一切戲論的。

（2）印順法師，《性空學探源》，pp.22-23：

中道，本形容中正不偏。《阿含經》中，就「行為實踐」上說的，是離苦樂二邊的不苦不樂的中道行（八正道）。在「事理」上說的，即緣起法。

¹⁴（1）《雜阿含經》卷12（293經）：

爾時、世尊告異比丘：「我已度疑，離於猶豫，拔邪見刺，不復退轉。心無所著故，何處有我？為彼比丘說法，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。所謂有是故是事有，是事有故是事起，所謂緣無明行，緣行識，緣識名色，緣名色六入處，緣六入處觸，緣觸受，緣受愛，緣愛取，緣取有，緣有生，緣生老死、憂悲惱苦，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。乃至如是純大苦聚滅。如是說法，而彼比丘猶有疑惑、猶豫。先不得得想，不獲獲想，不證證想；今聞法已，心生憂苦、悔恨、朦朧、障礙。所以者何？此甚深處，所謂緣起；倍復甚深難見，所謂一切取離、愛盡、無欲、寂滅、涅槃。如此二法，謂有為、無為。有為者，若生、若住、若異、若滅；無為者，不生、不住、不異、不滅；是名比丘諸行苦、寂滅涅槃。因集故苦集，因滅故苦滅，斷諸逕路，滅於相續，相續滅，是名苦邊。比丘！彼何所滅？謂有餘苦。彼若滅、止、清涼、息、沒，所謂一切取滅、愛盡、無欲、

緣起是與空相應的，空的獨到大用，即洗盡一切戲論執見。緣起與空相應，所以能即緣起而正見不落兩邊的中道。

寂滅、涅槃」。(大正2, 83c2-20)

(參見印順法師,《雜阿含經論會編(中)》, pp.25-26)

(2) 印順法師,《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》, p.241:

一切法性是空的；因為是空的，所以無常——常恆不變易法空，無我——我我所空。法性自空，只因為一切法是緣起的，所以說：「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」。依空相應緣起，觀無常、無我而趣入涅槃（觀無常入無願解脫門；觀無我入空解脫門；向涅槃入無相解脫門），是釋尊立教的心要。

(3) 印順法師,《佛法是救世之光》,〈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〉, pp.202-203:

經上說：「空相應緣起」。依中觀者說，這是沒有自性的，與空相應的緣起法。依因緣而有，所以沒有孤立的獨存（一）性。依因緣而起滅變異，所以沒有永恆的不變異（常）性。非一（也就不是異），非常（也就不是斷）的因緣有，是非實有（也就非實無）性的。這樣的因緣生法，從沒有自性說，名為空，是勝義空，順於勝義的（現證的勝義，是不能安立的），雖然空無自性，而緣起法相，卻在因緣關係下顯現。這是「唯名唯表唯假施設」的世俗有。古人簡略的稱為：「畢竟空而宛然有，宛然有而畢竟空。」如幻、化、陽燄一樣，說是真實的嗎，深求起來，卻沒有一些真實性可得。說沒有嗎，卻是可見可聞，分明顯現。在世間施設中，因果分明，絲毫不亂。所以空而不礙因緣有，有而不礙自性空（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）。進一步說，正因為是因緣有的，所以是性空的；如不是因緣有，也就不是性空了。反之，因為一切性空，所以才依因緣而有；如不是性空，是實有自性的，那就是實有性，是一是常，也不會待因緣而有了。這樣，不但依因緣有而顯示性空，也就依空義而能成立一切法。這樣的因緣有與無自性空，相依相成，相即而無礙。如有而不是空的，就是實（執）有；空而不能有的，就是撥無因果現實的邪空。遠離這樣的二邊妄執，空有無礙，才是中道的正觀。